

# 魔瞳之杖与剑

杖与剑，斜斜的两条线就这么交合。  
这是一个契约，用生命写就的契约。



小椴  
著



新武侠大系

主编 郑保纯

魔瞳之杖与剑

小椴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瞳 / 小椴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1

ISBN 7-80187-855-8

I . 魔... II . 小...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807 号

## 魔 瞳

作 者: 小 椽

丛书策划: 红书坊工作室

特约编辑: 钱 丽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 林

封面插图: 董绍华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mailto: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940mm × 650mm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11 印 数: 1-20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855-8/1 · 276

定 价: 18.00 元



# 目 录

- 第一章 古老的窗 /1  
第二章 法校 /11  
第三章 契约 /27  
第四章 碎石之战 /39  
第五章 麦田 /57  
第六章 脊骨桥 /69  
第七章 瞳 /85  
第八章 召狐 /103  
第九章 死魂灵 /111  
第十章 想逃 /131  
第十一章 布雷诺森林 /147  
后记 /159  
楔,江湖 /165
- 



# ①

## 古老的窗

在

萨森古国的首都西里，有一扇最古老的窗子，那窗子上的花纹是极其细致而繁复的。窗外是市场，蔬菜、瓜果、鲜花、肉类都在那里被叫卖。

这是一个富庶之都——萨森古国偏居在整个大陆最南端一个狭长的半岛上。多年来，它躲避了整个大陆上常见的战争与侵袭。这一切，只因萨森是一个魔法王国。

今天的市场和平时一样，充满了祥和的气息。

卖葡萄的小贩是个亚述人，他长了一双紫葡萄似的眼睛，而这双眼睛就是他的最好的招牌了，在整个市场中，就数他的眼睛最尖。他的心地非常善良，几乎所有的非法流动摊贩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只要王国的市场管理者一出现，第一个看到的保准是他，他会马上把消息告诉那些可怜的无证商贩，

让他们收拾起货物赶快逃走。

可这时，负责市场管理的执法者出现了。亚述——整个市场只有他一个亚述人，所以大家都省略了他那拗口的名字，直接把他唤做亚述。然而今天，亚述却没有提前对他的朋友们发出警告。

冲过来的执法者踢翻了好多无证商贩的小摊子。一个卖纪念品的小姑娘被没收了货物，她哭丧着脸看着亚述，伤心地说：“我的好朋友，今天你怎么放松了你的警惕，没有睁大你那双猫一样的眼睛——我的货物，我这些天辛辛苦苦做出的货物呀！”

小姑娘相貌并不十分美丽，但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亚述一直都很喜欢她。可这时，他的眼睛并没有看那个女孩一眼，而是一直盯着市场边上那幢神秘、威严而又高大的石头建筑。

他直勾勾盯着的是一扇窗子，那是整个西里城最最古老的。

市场里的骚乱持续了好一会儿，许多无证商贩被没收了货物，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无奈而又可怜地望着那个金发女孩，似乎在责备她为什么没有传达她朋友发出的警示。

那个女孩被责备的目光压迫得都要崩溃了，她只有用手指着亚述，于是人们开始注意到亚述那奇异的失态。

有人冲亚述问：“亚述，你在看什么？”



他们只觉得亚述的脸色都变了，一双紫色的眼睛显得异常空洞，只听他低声呢喃着：“啊，我终于看清了，我终于看清了……”

旁边的人都很好奇，他们从没见过一向乐呵呵的亚述如此的失态。有人大声问：“你到底看清了什么？”

亚述失神道：“灾祸，是灾祸！”说着他伸手指了指那扇窗子，好多人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去。

大家都知道那扇窗子是有魔法的，它上面的花纹其实每天都在变化：春天里它的图样是车矢菊；可到了夏天，上面会变出玫瑰的枝叶；秋天里，它有时会化成金色的麦浪，有时会变成梧桐的图案；到了冬天，它却会显露出忍冬的叶子。

而现在什么图案都没有了，整个窗子上的纹饰已变得混乱异常，好多人耐着性子盯着它，却都看不清楚。

他们迷惑地望着亚述。只听亚述说：“铁流人，是那些铁流人要来了。”

广场猛地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众人的身子都微微一颤。  
——只要你还生活在这片大陆上，你就不可能没听过“铁流人”这三个字。如果说这个大陆上什么人身上流淌着最炽热的岩浆的话，那就是这些铁流人。据说他们本来就发源于东毕里高原一带，那里到处都是活的与死亡了的火山。铁流人也具有火山一样的性格，他们沉静时，会像凝结的火山岩一样坚硬无情，而一旦他们跨上了马，就会像熔岩一样奔

流在整个大陆上。他们流到哪里，哪里就会变成废墟，哪里的天空就会从此阴惨地被火山的尘埃所遮蔽。

他们是一个游寇民族。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他们就已放弃了生产，像强盗军团一样奔掠于各个城市之间。他们会攻占一个个富庶的城市，然后霸占它、掠夺它，直到它毫无生气，再没有一点儿补给的价值，然后他们才会离开，奔向下一个目的地。

经亚述提醒，慢慢地，人们在那繁复的窗纹里看出了铁流人那蒙着面具的形象。他们的线条粗犷而凶悍，连他们的马也都是戴着面具的，起伏的马蹄践踏着一具具的骷髅。

一个卖蔬菜的老太太一惊，手里的钱盒子哗地一声摔到了地上，里面大大小小的银币滚了出来，她嘴角的涎水也流了下来。只听她惊慌失措地叫道：“可是，我们北面的诺丁汉结界他们是怎么跨过来的？他们怎么可能跨得过来呢！”

是呀，诺丁汉结界，旁边的人心里重新升起了希望。

却有人低声叹道：“水晶窗是不会错的。要知道，诺丁汉的那个结界是我们国家一千个魔法师在三百多年前一齐布就的。可水晶窗，却是更古老的圣物，它至少存在有一千年了。就算结界可能出错，水晶窗也不会出错的。”

——水晶窗，是萨森古国最伟大的先知摩亚留下来的，他生时所作出的预言无一不曾实现。



所有人的脸色都已惨变，如果萨森古国最北端的诺丁汉结界已破，那他们还能依靠什么来阻挡那些以凶残闻名的铁流人呢？

忽然有人尖叫道：“报告国王，快去报告给国王。”

这声音提醒了大家，一时市场内哄乱异常。

这时却有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不用了，如果铁流人要来，国王应该早已知道了。”

说话的人穿了件灰色的斗篷，斗篷上的帽子竖起，遮住了大半边面孔，眼睛在帽子的阴影下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声音有一股阴冷的味道。只听他轻轻呢喃着：“来了，果然来了。”

接着，市场中的百姓与小贩们听到马蹄疾驰与车声辘辘的声响。市场南侧最外面的人已发出了一声惊呼：“是国王来了！”

他叫声未落，先行的十二名骑士已用快马在人群间辟开了一条道，然后才是一辆华贵的马车在四匹马的带动下飞驰而至。车子就停在那幢古老的石头建筑下面，看那态度，仿佛像要拜访住在里面的人一样。

市场中的人都有些惊讶：要知道，这幢石头建筑是没有住过人的，从它建成的那年起，就没有住过人。

来的是国王。

可国王为什么要来呢？

这幢建筑的建造者是萨森王国最伟大的先知摩亚，他和先王一起缔造了这个国度。摩亚生前一向生活俭朴，所以当他决定修建当时这个国家最华贵的一幢巨大建筑时，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那建筑几乎耗尽了全国的财力，所用的石材据说都是专门从克里克岛上运来的精美月光岩。而且更奇怪的是，建成这幢建筑耗费了整整七年，但从它建成之日起，摩亚没在里面住过一天。

也曾有人好奇地问过：“您为什么不住在那幢您好不容易盖起来的房子里呢？”

摩亚只是用一种苍凉的目光看着那人，说：“因为这幢房子，本就不是给我自己盖的。这是一个礼物，我要把它送给好多年以后的一个人来住。”

“我不知道那将是哪一年，我只知道，随同那一年到来的会是一场灾难。”

车门打开，国王哈利走了出来。

他有些虚胖，本来无论什么场合他都能一直保持自己身为王族的气度与尊严。可这时，他脸上一贯的平静却被一种仓皇的神色扰乱了，连脚步都显得有些虚浮。

他一下车，便抬头看向那扇古老的水晶窗。他年纪并不太大，五十岁左右，但目光却已不再那么明亮了。





好一会儿似乎才看清，只听他呢喃道：“啊，铁流人，真的是铁流人！原来伟大的先知摩亚的预言是真的！难道我们萨森古国真的抵挡不住这一场灾难了吗？我们国家会灭亡吗？伟大的先知，伟大的人民，你们帮帮我吧！”

他低声嘟囔着，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焦灼。人群中忽然有人叫道：“陛下，难道铁流人真的已经突破了我们的诺丁汉结界了吗？”

这时，国王已挪动着他那虚胖的身子，费力地登上了车顶。他闻言伸出双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可他这种动作再不能像新年大庆时那样带给人们安稳与喜悦了。只听他沙哑的声音说：“不错，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我们的北方三郡在前日已受到了严重的侵扰。”

他的声音嘶哑起来，显出一种痛楚的微弱。但四周太安静了，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的讲话，所以那声音显得异常清晰。

只听国王哈利说：“我们北方三郡的护卫兵，一日之内，已折损了一千多人。而且，三名年轻将领的头已挂在了铁流人的马颈之下。”

市场里像被人扔下了一颗炸弹，这炸弹把众人炸得没声了，甚至连呼吸声也没有了。

——北方三郡那强壮的士兵已折损了一大半？难道说，只剩下老迈的将领卢多来保护人民吗？

这时却有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是亚述，他的脸色仍被一片阴云遮蔽着，但他紫色的眼睛变得乌黑发亮。只听他高声道：“我不是萨森人，可是，在我飘荡了好多年后，终于来到这富庶而美丽的国度——这整个大陆最安宁的地方。我抛弃了我珍若性命的剑，也不再想起战争，努力做一个水果小贩，因为，这比剑更让我感到安宁。但是，既然有人要打破我们的宁静，就让我们为安宁而战斗吧。朋友们，我们要保卫我们安宁的国家。”

他的声音带着一点血气的高亢。可四周，没有人应声。

忽然有人开始痛哭，接着哭声响成一片。有人问道：“我们的魔法师呢？我们那些拥有魔法的守卫者呢？是魔法师的，请站出来吧！”

也有人低声地边自责边哭泣道：“怪我，是怪我们呀！我们当初以为诺丁汉结界集结着一千名最优秀魔法师的力量，是永远不会被攻破的。我们在三十年前就嫌魔法学校的花费太大，比王宫的开支还要大十几倍。在市议会的表决中，我们最后也学着别的城市，把这项开支削减再削减，以致魔法学校起码的开支都维持不下去。现在，我们的王国，除了学习杂耍的民间魔戏学校，连一个正经的魔法学校都没有了！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呀——我真该剁了这只表决时举起来过的胳膊！”

是的，所有在王宫市场的人都知道，如今的萨森，虽然



依旧顶着千百年来那个伟大的魔法之国的荣光，但其实已经没有一所完整的魔法学校，也没有人再送自己家的孩子去学费力吃苦而又没有前途的魔法了。

这时，人群忽然乱了，因为有十几个穿着白袍的人走了进来。他们大半是老者，留着长须，白色的袍与灰色的须给人一种宁静的庄严感。

有人低声道：“啊，是长老院的人。居然除了首席长老莫休斯以外，所有的长老都来了。”

人们期待地看着那十六个人，连国王哈利的眼光中也燃起了一丝希望。长老们走到了他的车前，哈利在车上对他们行了个礼，长老们也纷纷低头还礼。哈利忧切地问：“带来了吗？”

其中一个最年轻的长老点点头：“带来了。”

他叫明克苏，是长老院中最年轻的长老。他举起手里的托盘，交给侍卫。侍卫又把它交给站在车顶的国王。

国王小心翼翼地揭开托盘上的丝绸，里面露出一个盒子。他双手捧着盒子，颤着声音说：“我亲爱的子民们，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希望。这就是伟大的缔造者、我们第一代国王用过的赫拉克斯之剑。它拥有无上的魔力和荣耀，当年被我们伟大的先知摩亚封存在这个摩亚之盒里。在这盒子上面，有着水、火、雷、电四道封印。先知摩亚曾说愿此盒永远不再启封！因为它启封之日，我们的国家就要重新面对血光之灾。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我这一次来这个最大的市场，就是看看，还有没有一个魔法师，能够打开这封印，重启这摩亚之盒，掣出我们的开国之剑，守护我们的王国！”

他的话才说完，就用一双眼焦急地望着市场中的人群。可过了好久好久，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终于，亚述耐不住那一份宁静，他站出来叫道：“我是一个剑士，不是魔法师。但如果有魔法师愿意重启这摩亚之盒的话，我愿意凭着我祖先们所有的魂灵发誓：我一定尽一己之力，就是丢掉性命，也要护卫他，追随他，解决我们王国的危机！”

可四周还是没有人吭声。

国王哈利不由得悲叹了一声：“难道，我们的国家，真的连一个魔法师都没有了吗？”

# 2



## 法 校

市

场里的人们面面相觑，最后都惭愧地低下了头。

——是呀，萨森古国安宁得太久了，已不再有人想去学什么魔法了。

这时，国王哈利的目光忽然落到了那个大热天还穿着斗篷的人身上。在一群嘈杂的、灰心丧气的人中，他显出一种不一般的宁静。

哈利的眼里重新燃起了希望，只听他颤声说：“啊，路德校长，您也来了。您是我们王国最后一个魔法学校的校长。难道，我们国家，真的连一个魔法师都没有了吗？”

路德——就是那个从一开始就穿着斗篷站在王宫市场的旁观者，见国王问他，便伸手把斗篷的帽子从头上摘下，躬身禀道：“可是，国王，难道您忘了二十九年前您亲自颁布

的那道法律了吗？因为有一个魔法师练习火魔法时，不小心烧毁了一整个街区，您已下令所有的魔法教师都将自己的魔法封闭了。他们都遵从了您的命令，我们国家哪里还会有谁再拥有真正的魔法呢，除了那些用来娱乐的、与人无害的杂耍。”

他的口气里有一丝沉痛。

国王哈利的脸上也划过了一道痛苦自责的痕迹。四周的人群忽然哭叫起来：“我们要魔法，我们需要伟大的魔法师！”

最年轻的长老明克苏忽然向前一步，说道：“路德校长，据我所知，虽然所有魔法师的魔法都已经被封印。但在你的魔法学校，也是我们王国最后一个魔法学校里，还是有一批魔法老师不肯改行，没有离去。您也用您自己辛苦募捐来的钱加上自己可怜的财产，努力地支撑着他们。难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的学校里连一个学生也没有了吗？”

路德茫然地摇了摇头，又轻轻地叹了口气：“差不多没有了。二十多年前，可以说还有十几个，可他们现在，改行的改行，退学的退学。”

他转眼向四周看去，低声道：“卖肉的阿克萨，编篮子的巴枯利……你们都是我的最后一批学生，你们还记得曾学过的魔法吗？”

人群中，阿克萨和巴枯利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明克苏长老又跨前了一步：“真的一个都没有了？您来这里，应该早知道今日的局面了，您该不是来看笑话的吧！”

路德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有些不自信地开口道：“有，倒是还有一个，不过也只有这一个了。而且，他并不是我们萨森的人。他是一个孤儿，来自于古老的东方，我也不知道他家乡的所在。在我们学校里，现在，算上所有老弱病残的，一共还有九十九个魔法老师。可学生，只有他一个了。”他犹疑着停顿了一下，缓缓说道，“可他，也是一个我见过的最厌恶学习的学生啊。”

国王哈利已顾不得他后面的注释，急切地追问道：“他现在在哪里？”

路德叹了口气：“他就在我魔法学校。”

路德的魔法学校在整个西里城最荒凉的东区。那是一个破败的石头建筑，苔藓无所顾忌地爬上宏伟的石墙，有的石缝里甚至已长出了手腕粗的小树。这里，最少已有三十年没有经过一次像样的整修了。

国王与长老院的人见到学校如此破败，不由十分绝望，同时也在内心深处深深地自责着。有谁想到过魔法学校竟衰落到这种地步。

看得出这个学校规模很大，错落的屋宇隐隐还能看出当年的盛况。宿舍、中心教室、四间魔法陈列室的窗口已如黑